

深水区



顾长卫素描:

最低调的大腕也有雄心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5月12日,顾长卫携新作《最爱》到济南做宣传并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。低调、寡言、好好先生,这是顾长卫给记者最直观的印象,但一谈到作品,他立即神采飞扬起来。



— 我们结婚吧 趁活着 —

最爱



商业和文艺

我拍好看能卖钱的电影

与之前的《孔雀》《立春》相比,讲述艾滋病感染者故事的《最爱》被称为“很不顾长卫”,影片起用了章子怡、郭富城、濮存昕等大腕演员,主题也往爱情上靠,可谓非常商业。

齐鲁晚报:电影一开始那段河南坠子唱段,还是让人感到了《最爱》的文艺气息。

顾长卫:之所以要唱河南坠子,是因为这和电影的气质比较像。唱河南坠子的那位民间大师是郭永章,是咱们山东菏泽人,这是不可复制的一位大师,他为这部电影提供了很多坠子唱段,包括《罗成算卦》,我很喜欢,电影一开始叫《魔术外传》,坠子里表现的那种人生无常的奇幻的东西,和电影本身的内容很像。

齐鲁晚报:为什么会选择艾滋病题材,这应该是个很难把握的题材吧?

顾长卫:确实有人说是艾滋病题材,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把我们的格局说小了,而且在电影里,我们也没有用“艾滋病”这个名称。电影开始的名字叫《魔术外传》,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就是魔幻的社会,你分不清哪个是现实的,哪个是你想象的,人静不下来,都浮躁。其实也不是说浮躁就完全不好,因为浮躁,人可能什么都不想就先冲上去再说,这可能也促进了文明的发展。只能说人类为文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,但文明背后确实是有血泪的。更确切地说,《最爱》是以魔幻、爱情来表达背后的血泪。

齐鲁晚报:电影的豪华演员阵容和主打爱情的宣传,还是体现了强烈的商业片味道。

顾长卫:我拍摄的时候并没有对是文艺还是商业想太多,我其实挺反对这种划分方式的。对观众来说,有的喜欢看动画片,有的喜欢看剧情片、战争片或者是惊悚片,能不能这样分?简单地分,好像说商业片就没有品质,艺术片就没有人看,特别容易产生错觉。

齐鲁晚报:以前你的电影都是偏独立制作,这次投资和演员阵容很强,压力会比以前大很多?

顾长卫:这片子肯定卖钱,因为它有很多独特的东西,不是警匪、武侠片,但确实是个很精彩的剧本,节奏很快,智商很高的电影,能够带着观众思索,和观众有互动。

齐鲁晚报:现在圈内有一种论调很流行,说像你们这批导演都要补上商业这一课,因为你们在学校里接受的都是“大师教育”,目标都是成为电影艺术大师。

顾长卫:但是所有人都要去拍动作片,都去拍警匪片的时候,你再进去,其实已经晚了,千万不要随大溜。

章子怡和张静初

都是女的,都姓“zhang”

在《最爱》中,章子怡扮演艾滋病感染者琴琴,顾长卫说这是章子怡最好的表演。章子怡在接受采访时也说,在出演《最爱》时她正处于人生的低谷,《最爱》让她有脱胎换骨的感觉。

齐鲁晚报:听说之前的《孔雀》定的演员也是章子怡,这次《最爱》又起用了章子怡,这是为章子怡量身打造的作品吗?

顾长卫:说实话,从《孔雀》到《最爱》,都不是为章子怡写的剧本,对演员的选择是在剧本出来后综合考虑的,考虑演员表演上是否合适,阵容搭配,整体投资情况等。《孔雀》我一开始是想请章子怡来演的,但她

那会儿正拍《茉莉花开》,接下来又签了《十面埋伏》,原本说中间有两个半月的时间,后来又变成一个半月了,这肯定不行。我从张艺谋他们那儿得到的经验是,想把一个电影拍好点儿,没有三四个月不行。

齐鲁晚报:后来《孔雀》使用了张静初,表现也不错,张静初和章子怡在表演上有哪些相同的气质?

顾长卫:她俩的相同点,都是女演员,都姓“zhang”,哈哈。张静初确实跟章子怡有点儿像,特别是那股劲儿。说起来,我做导演在选人等各个方面,还真得感谢张艺谋、陈凯歌、姜文他们,都是大师,算起来每个我都跟过好几年,光看也看会了。

说句额外的,基本上我还算能观察别人,能看人。为什么我这样说自己呢?因为有一次一些朋友一块吃饭,十来个人一桌,其中有四对夫妻都是我头一回见到,还有另外一个朋友,大家聊天的时候说你猜猜谁跟谁是一家,然后我全说准了。

齐鲁晚报:这次感觉银幕上一向强悍的章子怡更无动一点。

顾长卫:子怡身上的气质原本挺强的,倔强,劲挺足的,但是这次这个人物希望能往下减一些,希望她还是有些更让人同情的,更让人心疼的东西。

妻子蒋雯丽

其实雯丽经常“指导”我

相对于顾长卫,顾长卫的妻子蒋雯丽在观众中的名气似乎更大一些。顾长卫做导演以来的三部作品,说起来都与蒋雯丽有关,在顾长卫导演的第一部作品《孔雀》片尾打出了“感谢雯丽”的话,那部电影蒋雯丽没有参演,在顾长卫的第二部电影《立春》里,蒋雯丽扮演女一号王彩玲,而《最爱》里,蒋雯丽扮丑出演敢骑猪、作风泼辣的艾滋病感染者粮房嫂。

齐鲁晚报:《最爱》也得到了蒋雯丽的不少支持吧?

顾长卫:在筹备酝酿过程中,她从各个方面积极推动。因为她是卫生部艾滋病预防宣传员,她多次到卫生部和电影局等呼吁和推动。我创作剧本时她就提过意见,到了后期我们剪出了几个不同版本,这个时候她也给我出主意想办法。除了这些,她还经常在导演工作方面“指导”我,我以前一直没有当导演的念头,一直没留心导演跟演员在片场是怎么嘀咕的,所以有时候我会问雯丽,她就跟我讲,算是“私房话”吧。

齐鲁晚报:但是在《立春》和《最爱》里,你都把蒋雯丽弄得很难。

顾长卫:外界有误会也有玩笑,觉得我在刻意扮丑蒋雯丽,其实这个角色是她自己选的,她那么漂亮的人,再扮丑也不影响她的形象,再说也不丑啊,我觉得她很有眼光,也觉得她合适。

齐鲁晚报:之前蒋雯丽没有参演的《孔雀》的片尾,你打出了“感谢雯丽”的话。

顾长卫:说实话,从1999年我做完《纽约的秋天》的摄影,到做《孔雀》差不多5年的时间里,我基本上没赚过钱,就是靠老婆养的,不过她不在乎,我也坦然。本来之前想弄一部她主演的戏,后来《孔雀》的剧本来了,我们都觉得不错,就把那部戏搁下了。《孔雀》里又没有适合她演的角色,演姐姐她太大了,演妈妈又太小了……她很理解我。

齐鲁晚报:你和蒋雯丽都是影视圈的名人,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陈凯歌与陈红的“致富模式”——一个当导演,一个做制片片人,有没有这样的打算?

顾长卫:我们俩都挺希望能这样的。但我觉得她是个不错的演员,我混得也还算不差,凑合谁都挺可惜的,还是独立点,以后有机会还让她演我片子里的角色。

●顾长卫

对于中国电影界来说,之前被称为“中国第一摄影”的顾长卫绝对是一个大腕,《红高粱》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《霸王别姬》都是他的摄影作品。转做导演后的两部电影《孔雀》《立春》,已经确立了顾长卫中国文艺片大导的地位。